

古为今

新武侠小说

XIN WUXIA XIAOSHUO

蓝色狮 著

喧嚣退去，仿若回到洪荒伊始，
她眼中只有这个远得如三生九世般的他。

下

古 海 知 己

蓝色狮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士为知己/蓝色狮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12
ISBN 978-7-5399-4096-0
I. ①士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7313 号

书 名 士为知己 (上、下)

作 者 蓝色狮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李文峰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李文峰 王沁滨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开 本 700×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500 千字

印 张 44
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096-0

定 价 49.80 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诗为知己

SHIWEIZHIZHI

目录

Contents

(上)

第一卷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征兵从军 / 3 |
| 第二章 | 初识骠骑 / 17 |
| 第三章 | 月夜比箭 / 35 |
| 第四章 | 严苛操练 / 51 |
| 第五章 | 林间荒冢 / 70 |
| 第六章 | 铁子惹祸 / 85 |
| 第七章 | 秋日雕翎 / 97 |
| 第八章 | 重遇故人 / 109 |
| 第九章 | 卫青探营 / 135 |
| 第十章 | 大漠之行 / 155 |

第二卷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楼兰王子 / 173 |
| 第十二章 | 匈奴婴孩 / 193 |
| 第十三章 | 船头夜话 / 215 |
| 第一章 | 出征前夕 / 231 |
| 第二章 | 河西一战 / 253 |
| 第三章 | 皋兰血月 / 270 |
| 第四章 | 何以家为 / 292 |
| 第五章 | 北地蹴鞠 / 309 |
| 第六章 | 蒲桃美酒 / 329 |

士为知己

SHIWEIZHIZHI

目录

Contents

(下)

第七章	子青开革 / 347	第三章	殿前舞剑 / 533
第八章	河西二战 / 362	第四章	陇西下聘 / 565
第九章	将军中箭 / 375	第五章	温泉缢绝 / 591
第十章	情窦初开 / 397	第六章	漠北大战 / 606
第十一章	朱云红线 / 421	第七章	孺儿出世 / 623
第十二章	河西受降 / 456	第八章	楼兰残阳 / 642
第三卷		第九章	琴音未绝 / 662
第一章	边塞亭陵 / 479	尾声	声 / 692
第二章	长安之困 / 508		

夜色将至，霍去病原想再往回赶一段路，待困倦时在野地里随便对付两个时辰，只是看见子青后，转念一想，若野地过夜子青必要守夜，这孩子早起还头疼，熬夜定然不适，还是该让他好生歇息。

“寻个客栈住一夜，明日一早再赶回去。”霍去病朝子青道。

子青点头，思量着此番出行未带换骑的马匹，确是该让马匹好好歇息。

于是两人寻了家客栈，用了饭食，歇过一晚，次日天还未亮便又起身赶路，黄昏前赶回了北地郡。

霍去病刚入军营，赵破奴便急急赶上来，行礼禀道：“陛下有旨，请将军即刻回长安。”

“可有说何事？”

“未说。”

霍去病摸了摸玄马，将缰绳丢给子青，“替它洗个澡，再多喂它些粟米。”

“诺。”子青自牵着两匹马离去。

“等一下……”霍去病唤住她，挑眉问道，“你可想去长安？”

子青老实地摇头，“卑职不想去。”

霍去病轻笑一声，随意摆了摆手，示意她离去，转头仍与赵破奴说话：“镇宁他家也是在长安吧？他娘亲可是还病着？”

“是，其实他心里记挂得很，可又怕耽误操练，没敢向将军您说。”

“你让他速速准备，随我去趟长安。”

“诺。”

军营附近没有溪河，子青便自己去井边担了两桶水，撩袍挽袖，拿了马刷蘸着井水一下一下给马儿细细洗刷。

“司律中郎将，你怎的在这里洗马？”有一人牵了马自马厩后头绕过来，“叫我好找！”

子青抬眼，见是方期，遂笑道：“可是有事？”

“你忘了？！”方期似有些失望，“咱们不是说好，你要教我两下子的吗？”

“哦……”子青歉然一笑，并非存心忘记，只是前夜方期说了许多，她着实也记不住，“好，麻烦稍候片刻，待我刷好这两匹马，便与你拆招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

方期先去将自己的马拴好，随后也挽了袖过来，想帮着她一块刷。不料，玄马认生，见他靠过来便要躲闪，马蹄挪动，摇头甩尾将二人溅了一身水点子。

“这马真是……”方期定睛，这才认出，奇道，“这是将军的那匹马呀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真是匹好马。”

既然是将军的马，方期便不好与它一般见识，转到雪点雕旁边，抚着它背脊上的雪点问道：“这可是将军给你的那匹马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光听他们说将军将雪点雕给了你，还没亲眼见过它呢。”方期语气中的羡慕之意毫不掩饰，又转过来掰马嘴，啧啧赞叹，“瞧瞧这牙口……还是将军自己亲自去马场挑出来的。”

竟还是将军亲自挑选的，子青怔了怔，略有些尴尬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便只埋首刷马。

待子青将马刷好，牵回马厩之中，又倒了粟米在马槽中，瞧着两匹马儿嚼得欢快，而不知不觉之间，天色已暗了下来，闷闷地滚过几道雷，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。

“怎生又下起雨来了？”方期无不懊恼道，“这该如何是好？”

子青立在马厩下，仰头看夜空闪过的电光，禁不住要去想：将军奉旨连夜赶回长安，也不知是否淋着雨在赶路？

“青儿！”

借着马厩下挂的风灯，子青看见阿曼撑着一把伞，信步而来。



“阿曼，你怎知我在此处？”她奇道。

阿曼目中笑意盎然，却只是不答，道：“走吧，我给你留了些饭菜，还在邢医长的小灶上热着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子青转头望向方期，自是不好将他一人抛在此处。

方期忙摆着手道：“不碍事不碍事，你快去吃，不用管我。”

“你也还未用过饭食，不嫌弃的话，不妨过来一块吃。”三人仅有一把伞，子青左右张望着找雨具。

“那也好！”方期倒是一点也不与她客气，答应得甚是爽快，朝阿曼招呼道，“前日你我有些误会，莫往心里去啊！”

阿曼淡淡笑道：“青儿都不与你计较，我还计较什么。”

两人说话间，子青已然在马厩后墙上找到一件有些破损的蓑衣，往身披去，被阿曼一把又抓了下来，将蓑衣递给了方期。

“你生得瘦，与我同撑一把伞方便些。”阿曼道。

子青听他说得有理，遂便与阿曼同伞。方期自披了蓑衣，跟着他们，往医帐那边过去。

因下着雨，为免将饭食搬来搬去麻烦，三人便就在小灶间用饭。这里挨着邢医长的医帐，原是为了他煎药方便，老头脾气古怪，非要有六个灶眼才肯，加上还得堆放柴火，故而虽唤作小灶间，其实里头颇大。

饭菜便摆在炉灶上，阿曼留得甚多，两人吃绰绰有余，三人吃倒也不嫌少。子青拨了小碗麦饭，浇了些许羊肉羹，立在一旁吃起来。

羊肉羹是和着萝卜一块烧的，阿曼不喜萝卜，边吃边挑挑拣拣，把零零碎碎大小萝卜块全拨拉到子青碗中。子青也不计较，来者不拒，一点不落地全都替他吃净。

“你二人好像识得很久了，”瞧得出他二人关系非浅，方期朝阿曼奇道，“你是西域人，为何会来到我汉军？”

“高校尉还是匈奴人呢，这有何奇怪的。”阿曼满不在乎地瞥了他一眼。

“倒也是。”方期点了点头，又去问子青，“你这身功夫是怎么学的？教习之人是谁？”

子青把口中饭食咽下去，答道：“家传的，我爹爹所教。”

“令尊在何处？不知收不收弟子？”方期忙问道。

子青还未答话，阿曼便已抢在头里替她答了——

“人家那是家传的，一代传一代，且只能传给长子，哪里还能传给外人。你瞧

我识得她这么久，也从来没在她这里学过一招半式。”

方期狐疑地望向子青，“那是我太冒昧了，原还想着你能教我两下子呢。”

子青忙笑道：“没那么玄乎，大家相互切磋指点也是应该的。”

阿曼无可奈何地望了子青一眼，紧吃了几口，把剩下的饭往子青碗里一扣，朝方期道：“不如咱俩来切磋一下如何？”

“你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与你比，如何？”方期问子青。

子青笑道：“初见时，我就差点死在他刀下，幸而他手下留情。”

忆起那时情形，阿曼眼中满是笑意。

光听着方期自是不能信服，丢下碗，抹抹嘴，朝阿曼道：“那我就与你比画比画。”

阿曼拱手笑道：“仅是切磋而已，点到即止，不必分胜负，如何？”

“成。”

方期退开几步，便在灶间内拉开架势。

子青捧着碗，退到墙边站着，又谨慎地将几个摆在灶头上的煎药瓦罐拉到身畔来，一并连油灯也拉了过来。

外间，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流，伴随着电光雷声，玉珠串成线一般飞快地落着。

“阿曼，千万当心，若打破了东西邢医长可会着恼的。”子青提醒道，“你脚边那个簋子往旁边再踢踢。”

阿曼轻踢几脚，把竹簋子踢到柴火堆旁边，看着方期，微挑下眉，连个起势都没有，便朝方期欺过来，双指如钩……

手指堪堪从方期眼前划过，他仰面让开，同时腿疾踢向阿曼要害。

阿曼不急不慌，双手正抱在方期腰上，顺势低俯下身子，腿飞起一勾，整个身体便似弯弓那般，恰避开方期那一踢，脚后跟则重重扣在方期肩头上。

看在眼中，子青心知阿曼已经手下留情，否则所扣的便是方期的后脑，而非他的肩头。

肩头吃了一记痛，方期退开两步，笑道：“好小子，看不出你也是深藏不露。”

阿曼微微笑了笑，打了请的手势，自是这次请方期先出手。

“我寻常都用兵刃，这赤手空拳着实不惯，”方期低头拣了根细细柴枝，“权

当是剑吧，你也拣一根，免得让我占了便宜。”

随意拣了根柴枝，阿曼掂了掂，轻飘飘的，不甚称手，但也只能勉强。

阿曼的刀法比起拳脚又是更上一筹，加上手底下有分寸，比自己强，子青自是不担心，只打量着周遭，看看可还有什么该收未收的物什。

旧日在期门军中，方期也算是佼佼者，加上父亲兄长都曾跟随卫大将军出征，他也算是将门之后，弓箭骑射、剑法戟法都操练得颇为熟练。却不想直至来到军营之中，才知道此间卧虎藏龙，高不识他不是对手，子青他也不是对手。此二人倒也罢了，一个是校尉一个是中郎将，输给他们还算勉强认命。现下，阿曼仅仅是个无名小卒，且还不是汉人，自己若败在他手下，便着实有些失了面子。

有了这般想法，方期便想着在兵刃上绝不能再逊色于他，攥紧柴枝，摆出起势。

阿曼轻轻巧巧地将柴枝在手中转了几圈，面上似笑非笑，脚步微微一错，便攻上前去。

他所拣的柴枝比起方期的略短，与弯刀相似，适合于近身攻击。方期剑法颇为纯熟，因所用的兵刃为柴枝，易折易断，两人皆未用上力道，纯粹是比试招式而已。

雨声渐急，叮叮咚咚声不绝于耳。

两人打得也愈发激烈，方期身上衣袍倒有几处被柴枝划过，不免有所破损。倒是阿曼一袭半旧绛袍不见半点痕迹。

但见方期所持柴枝横扫过来，阿曼身有灶台抵住，退无可退，一脚踏上灶沿，身子借力腾空跃起。这灶间甚是低矮，他居然还能擦着房梁自方期头顶翻滚而过，轻巧落地。

房梁上经年累月的灰被他蹭了一下，簌簌而落……

阿曼丢了柴枝，扑打着身上灰尘，笑道：“不能再比画下去了，再比下去，灰落到药罐里头，邢老头又该骂人了。”

若是临阵对敌，方才他在自己身后，要置自己于死地实在是轻而易举，方期轻呼口气，缓缓转过身来，心中不禁有些许失落。

“没想到……”他笑容涩然，顿了顿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将子青与阿曼看了半晌，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道，“我这些年来就是个井底之蛙，哪里的脸来当校尉，真该回去再老实实在练上几年。”

见他妄自菲薄，子青口拙，也不知该如何相劝，便望着阿曼。

阿曼笑道：“你当这些功夫蹲在家中能练得出来，都是生生死死间练出来的。



就拿青儿来说，鬼门关前都转悠过几次……”

他的话着实不像在劝慰，子青暗扯了下他的袖子，示意他莫再说下去。

方期默然片刻，抬眼问道：“皋兰山那仗，听说惨烈至极，能说说吗？”

子青呆愣了半晌，才缓缓道：“那仗死了很多，满地都是血，断肢……汉人、匈奴人……”

雷声轰隆隆压着屋顶滚过，她仿佛间又听见那夜轰鸣的战鼓声。

“铁子，我的同伍兄弟，他敲出来的鼓声便像这雷声一般。”

“他也……死了？”方期问道。

“嗯，死了。”子青靠着墙慢慢坐下，回忆渗入思绪之中，“铁子在小时候为了救他落入井中的妹妹，在水中泡得太久，脑子便不如常人好使。箭他总是射不准，操练时常被人笑话。”

方期皱了皱眉，“这种人怎会被留在军中？”

“你不知民间兵役之苦，铁子是为了给娘亲治病，让人买来顶替的。”

“还有这等事？！”方期显然不知。

阿曼挨着子青也坐下来，冷冷一笑，“汉廷长年用兵，民间都已经快被榨干了，这等事也不算稀奇。”

方期长叹口气，“这样的人，要他去打仗不是去送死吗？”

“他是鼓手，死的时候身上没有伤痕，是力竭而死。”鼓声在她记忆深处密集地敲打着，固执而坚持，那个几近力竭的高大身影一点一点地在脑中显现出来，子青蹙着眉头，“我一直在想，若我是鼓手，只怕也做不到像他这般尽忠职守，这与身手好不好实在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方期听罢，静默许久，才缓缓点了点头，“你说得对，身手再好，也做不到像他那般。”

阿曼捅了捅子青，一脸的担忧与不满，道：“想一想也就罢了，你可别给我做出什么傻事来！”

子青没回答，低首微微笑了笑。

“记住了？！”阿曼不依不饶，接着捅她。

“嗯，记住了。”

子青无奈应道。

又过了几日，霍去病自长安回来，与他同行而来的还有合骑侯公孙敖。他是在长安安逸惯了的，乍然与霍去病赶了两日的路回北地郡，公孙敖面色便已有些

青黄不接，连霍去病夜里要为他摆接风宴的好意都推却了，只想着找一处地方好好歇息，缓缓气。

霍去病即命赵破奴去为公孙敖安置妥当，瞧着公孙熬拖着脚步的背影，笑着摇摇头，自回了大帐中。

帐中案上摆了个旧木盒，上面墨迹清秀，写明是转呈骠骑将军霍去病，也不知是何时送来的。霍去病边脱去披风，边随手将木盒打开，瞥了一眼，随即愣了下，内中是两根雕翎箭，还有一支毛笔。

紫霜毫，他忍不住笑了笑。几月前便命人回陇西营中医室去取这笔，不料陇西军营进驻了另外的汉军，原来医室之物早已不知被归置到何处去，他便命人再去细细寻找。直到现下，他才算是看到这支在去年秋天子青就应承做给自己的笔。

正端详着笔，赵破奴掀帘进来，压低了声音朝他道：“合骑侯怎么来了？”

霍去病眼皮都没抬一下，“你说呢？”

“他又要掺和一脚？”赵破奴唉声叹气，“将军您说他怎么就不能消停消停呢，莫不是卫大将军又为他说了情？”

“圣上的旨意，认了吧。”霍去病耸肩，“我都认了……对了，让人把子青叫来。”

“他不在营中，过午时我才见他和方期等人一块出营去了。”

霍去病眉毛一挑，“谁许他们擅自出营的？”

“今日是本月十五，将军您忘了，可以出营的。”

霍去病瞪了他一眼，没做声。

赵破奴似乎想起什么事，站着嘿嘿直乐。

“傻乐什么，说！”将军发话。

“将军，您猜方期他们带着子青那傻小子去做什么？”

“骑马打猎，要不还能干什么。”此地不是长安，要玩的话，花样实在有限得很，霍去病忽又觉得好笑，“怎的现下他们对子青没什么妒恨了？”

“没有，服气得很，那交情……”赵破奴接着嘿嘿笑，凑过来朝霍去病道，“我听说他们找了个姑娘，还是个老手，要给那小子开开荤。”

“什么！”

将军拍案而起。

原摆在案上的木盒被袍袖一拂之下摔落到地上，雕翎箭散在地上，赵破奴留意着将军的脸色，颇识时务地敛起面上笑意，连喘气声也略略控制了些。

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霍去病深吸口气，试着平复心情，终归还是恼怒，

叱道：“子青才多大，根本还是个孩子，简直是瞎胡闹！”

赵破奴小心翼翼道：“他就是生得嫩些，其实也不小了，将军您在他这么大的时候，早就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霍去病瞪过来一记恶狠狠的眼神，赵破奴赶忙收声。

“他们去了何处？”他咬着牙问。

“这个……详细的我不知道，我也就是昨夜里听他们顺口那么一说，说不定只是说着玩的，未必就来真的。”赵破奴试着安慰他。

霍去病扫了眼铜壶沙漏，此时才未时三刻，距离规定的归营时辰还有两个多时辰，心中愈发烦躁难耐，皱紧眉头，在帐内踱了两个来回，猛地抬头吩咐道：“派人到各个营口守着，人一回来就来见我！”

“诺。”赵破奴迟疑了一下，“是子青？还是方期？”

“全部，一块儿出去的人全都给我叫过来，一个不许落下。”

“诺！”

赵破奴快步退下，一出帐便暗自长吐口气，心下满腹疑惑，这种事在军中也不算稀罕，将军怎的这般大的怒气？

独自一人在帐内，霍去病只觉得胸中憋闷难当，低头时一眼瞥见地上散落的雕翎箭，微怔了怔，忽地意识到自己这股子怒气着实有些莫名其妙。

子青，幼树般的身影在脑中愈发清晰，他焦躁地转了个身，却仍是挥之不去。再往深处，去想子青与女子的缠绵姿态，却怎么也想不出来，倒弄得心情愈发不适。那么个干净的孩子，怎能带他去沾惹风月，他思量自己的怒气该是由此而来，遂在心中又将方期叱骂了好几回。

铜壶沙漏，细细小小的沙线往下流动，似比平常还要慢上好几倍。

拿了册书简强逼着自己坐下来，霍去病仍是忍不住时而便抬头看一眼，无奈沙漏慢得让人着恼，让人很是疑心它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。

在最后一次看沙漏，发觉居然还未到申时，他终于忍无可忍地丢开书简，跃起身来，掀帘走到帐外，日光刺目，天色尚早，而并非是沙漏坏掉了。

不远处士卒们三三两两走过，他眯起眼辨认了片刻，并未看见子青的身影。

“将军，公孙将军抱怨天气太热，问军中可有冰块。”

一名军士小跑着过来，向他禀道。

霍去病面沉如水道：“你去找柄扇子给他，一柄不够就多拿几柄。”

“这……”军士僵在原地，显然这不会是公孙敖想听的话。

利眼一扫，霍去病不耐烦道：“他若还嫌热，就让他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！”

“诺。”

此时此刻，军士看得出将军心绪不佳，没敢再问下去，抬脚欲走。

“等等，”将军唤住他，稍稍收敛了些许怒气，淡淡道，“你去问赵破奴吧。”

“诺。”

稍远处围了一座鞠城，是几名未出营的校尉叫上三五士卒，正一块儿蹴鞠，玩得正在兴头上。

霍去病信步踱过去，围观的士卒们见是将军，自发自觉地给他让出一条道来，又连忙躬身行礼。他仅仅随意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们免礼，只立在场边观战。

“将军，一块儿下来耍！”

场上的电骑校尉，并其他几名校尉都停下来，笑着招呼他。

他淡淡一笑，摇了摇头，让他们继续。

校尉们自是也不好也不敢勉强他，呼啦一下各自散开，继续蹴鞠，也因有将军观战而兴头更浓，蹴鞠时分外卖力。

瞧着一个个绛红身影在场中奔跑跳跃，他脑中不期然又浮现出那个少年在鞠城之中的飞扬之姿，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，灵气逼人……只是这么想着，他的唇边便不自觉地泛起一丝笑意，而眼前的蹴鞠究竟踢得如何，他却是半分也未看入眼中。

酉时初刻，子青与方期等人刚进南营门，便立即被人上前告知将军召见。不知所为何事，他们忙急急往将军大帐，却又被告知将军不在帐内，经人示意，才知将军在鞠城边，忙又寻过来。

“卑职参见将军！”

方期立在霍去病身后，朗声道。子青稍后于方期，也垂目施礼。

霍去病慢慢转过身来，面无表情地将他们打量了一番，一言不发，弄得众人惴惴不安，脑筋急转，思量着自己近来有没有做什么触犯军规的事情。

半晌未听见将军开口，子青不免诧异，抬眼望去，正碰上将军恶狠狠盯住自己的目光，骤然一惊，忙垂下双目，心中愈发疑惑不解。

霍去病重重哼了一声，也不答理他们，自行往大帐走去，经过子青身边时，脚步一滞，俯身过来在她脖颈旁闻了闻，眉头皱得更紧，沉声问道：“你喝酒了？”

“喝了几杯。”子青只能如实低声道。

“还喝了几杯！”霍去病怒气渐盛，转头看向方期等人，厉目一个个扫过来，

众人无不噤若寒蝉，大气也不敢吐一口，“谁带他去喝酒……说！谁的主意！”

一时无人敢说话，众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估摸着将军是恼怒他们不该带子青去喝酒，可说到底，这也不算是个事，为何着恼至此？

“是我自己喝的酒，与他们没关系。”

子青低低解释道。

“哼！你真是越来越出息了！”霍去病重重道。

子青自觉理亏，深垂着头，没敢再说话。因为低头的缘故，露出脖颈后一小块肌肤，白皙粉嫩，倒像是刚刚出浴一般，霍去病看在眼里，忍不住要去想他方才做下的事，怒气更盛，喝道：“你随我进帐来！我有话要问你！”

转而又朝其他人道：“你们候在此处，若无我吩咐，不许挪一步！”

“诺！”

方期等人忙应了，眼睁睁看着子青随着霍去病离去。

直到此时，避在一旁观望的赵破奴才自旗幟后转出身来，慢慢踱到方期等人跟前摇头叹气。

“鹰击司马，您别光叹气啊！倒是说说，我们这是招谁惹谁了？”方期焦急问道。

“你们带子青去找姑娘了？”赵破奴问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他……那个……开荤了？”

“那当然，”方期压低声音笑道，“真是人不可貌相，那姑娘对他恋恋不舍，说他是难得的好男人，又温柔又体贴，直要他下回再去呢。”

赵破奴愣了愣，转瞬叹了口气，未再理他们，径自走了。

跟着将军进了帐，子青自是一个字也不敢说，就静静地立着，等候将军的训斥，目光所及之处，赫然看见案上那支紫霜毫，分外眼熟。

“这笔……”她忍不住问道，“可是我制的那支？”

霍去病扫了她一眼，没好气道：“做得这么糙，不是你所制还有谁。”

与将军案前其他毛笔相比，那支紫霜毫确是显得分外拙朴，被他如此一说，子青惭愧起来，道：“做得是糙了些，要不我还是拿回来自己用，我再另行托人给将军买一支上好的。”

说着，她便欲上前将笔拿回来，不料被将军抢先一步拿在手中，转瞬收入袖中。

“既是给了我，怎的还有往回拿的道理。”霍去病不满道。

子青迟疑道：“可……将军用这笔，会有失身份吧？”

霍去病眉毛一挑，“你是墨门中人，怎么会在乎这些？”

“我是，将军您又不是。”

被她的话一堵，霍去病怔了片刻，才不甚自然地转过头，淡淡道：“我也不在乎。”

子青看着他的后背，心中似有所感，低低“哦”了一声。

一时间帐内陷入一阵静谧，两人皆没有说话。

手笼在袖中，霍去病下意识地摩挲着笔杆，过了半晌，转过身来，故意粗声粗道：“还愣着做什么，我要试试这支笔，也不知好不好用，你还不研墨去。”

“诺。”

见将军喜怒无常，子青着实捉摸不透他，只得依命在榻边坐下，揭开铜质避邪砚盒，放入小墨粒，滴水，取石砚杵开始细细研墨。

霍去病瞥了她一眼，自在案前坐下，寻出一块空白竹牍，待墨研好，便提笔蘸墨，试着写了几个字……

子青在旁看着，这还是她头一遭看见将军的字。

劲瘦、挺拔、舒展，字如其人，果不其然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

耳边骤然响起将军的声音，她回过神，抬眼正对上将军透着不满的目光。

“嗯？”她不知该说什么。

此景落在霍去病眼中，赫然便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。

“还在想那个姑娘？”他收回目光，提笔慢条斯理地蘸墨，仿佛问得漫不经心。

子青一呆，“什么姑娘？”

笔一滞，霍去病胸中隐隐有怒气起伏，索性挑眉直视着她，道：“方期今日不是带你去找姑娘了吗？还装什么？”

将军居然知道此事！

子青呆在当地，脸上一阵红又是一阵白，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头一遭？”他斜睨她。

这种事确实是头一遭，子青老老实实地点点头。

“如何？”他就是想套她的话。

子青不自在地挪挪身子，千难万难才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，“还、还不错。”

他强自按捺住怒气，偏偏还要问：“如何不错？”

“这个……将军您还是别问了吧。”与他谈论这种话题，还得骗着他，子青着实如坐针毡，目光中不禁透出恳求之意。

霍去病待再好好为难她一番，此时见她这般目光，心中一软，淡淡道：“那些地方不干不净，以后少去。你是医士，自己该明白。”

“卑职明白。”子青忙道。

瞧她低眉垂目的模样，倒也还算乖巧，霍去病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……

此时，赵破奴在军士通报后大步进来，本还以为将军多半在朝子青发脾气，倒未料到两人安安静静地研墨写字，一副全然无事的模样。他心中不免诧异，瞥了眼子青，才朝霍去病禀道：“将军，公孙将军问明日是否可带他去巡视武卫、司金两营？”

“明日你带他去吧。”霍去病并无所谓，停了一瞬，微微笑道，“记得让他卯时出发，得让他明白，此地可不比长安。”

赵破奴亦是一脸坏笑，“卑职也是这么想的……对了，将军，方期他们还在那里站着呢，是不是……”

“哼！光站着是太便宜这帮小子了。”霍去病想了一瞬，沉声道，“让他们每条腿绑上两个沙袋，再拿上长戟，绕着弩射校场跑十圈。”

“这个，他们会不会太累？若是影响明日操练就不太好了。”

赵破奴是个老好人，本还以为将军消气了，怎么也没想到将军仅仅是个不恼子青一人，对方期等人仍是照旧。

“累什么，这帮小子就是成日太闲了，才会想出这么多馊主意。”霍去病冷冷道，目光扫过来，“不拿他们来练练，他们就不懂得消停。”

“诺。”

赵破奴苦笑，忍不住又瞥一眼子青，退出帐来，心中暗忖：还是这小子命好，将军这么大的火气都舍不得发到他身上。

对于方期等人眼下境遇，子青何尝不同情，只是自己也算是共犯，自然是不敢出言求情。

过了一会儿，霍去病写罢，在水盂中洗净笔，然后才搁下笔来，点头略略赞道：“看着虽糙了点，用起来倒还合手。”

见将军满意，子青心中也欢喜，垂目一笑。

“很快又要出征讨伐匈奴了。”霍去病轻叹口气，取过银柄书刀，开始刮竹牍上的字迹，口中淡淡道，似在与她闲聊一般。